

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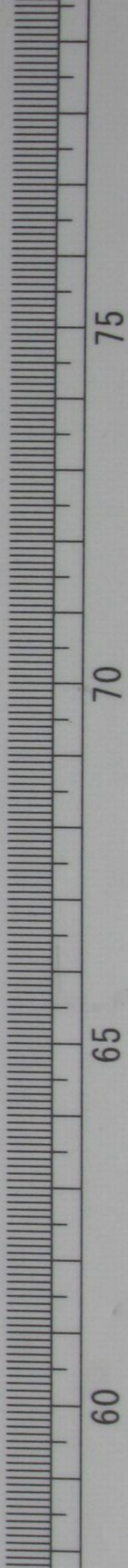
第九冥跡  
第十靈祇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1

5





繪  
園  
苑



僧園第九目錄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徐生過顧文康

黃生遇顧文康

蔣鑿錯名代死

應山秀才入冥

徐思省入虎頭城

朱總練遇金甲神

金鍾觀冥中事

穆御史判冥

王觀察誤入牛阜

南濠錢氏子還魂

謝家殺蛇被訐

比部郎奪官償算

徐文敏誤入酆都

F0191-(5)



猶園  
書一印

汪編箕入七重地獄

泰山使者取人魂

二王秀才入冥

劉秀才入冥

飲馬橋鬼魂

屠兒前生公案

倪鐸誤替楊司理

顧偉見地獄變相

姚大理冥中辨答

施秀才為冥中花鳥使

孫陳雷三應冥數

達上人入冥

猶園第九目錄終

猶園第九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上海陸文裕公子淵諱深死五日而甦急呼家人取紙筆登即記錄因口授云初死時見妻孥環繞而哭語音歷然此身已忽坐堂上矣有吏二人以稱奉大王命迎相公文裕不及訊遽有數人昇軒車于階下身不自由遂升而行其疾如風行數十里須臾至一所若館驛解

此乃冥中事  
不足為怪也

係死之種

會士人錢希言冥跡

一知不足為怪也



字更請相公換小帷車文裕不得已從焉又行數里隱隱望見城郭宮室俄而至大城吏復請相公下車步行文裕謂我老矣不能行兩吏便掖之而行行如霧中足不踐地見兩傍皆市井居民往來貿易一同人間有頃忽達大王殿前宮闕左右侍從威儀具如王者凡經數重門乃是大王所居之處一吏守文裕共立階下一吏先入跪稟奉大王命追到陸深王聞文裕至整簪冕降階盡禮傳呼甚嚴已而延坐謂文裕曰子淵不識吾耶文裕仰視而對曰莫非昔年同學蔣熹乎眾雜然呵責

王止之曰此吾故人也無相驚

蔣熹太倉人九歲為諸生十七而天奇才與公

同是時文裕已知身死矣悲感久之告王曰某在世間無大罪惡不知可從故人乞靈復返陽界乎王曰子淵世壽八十因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減算一紀極于六十八而止矣奈何時文裕年正六十八也文裕不信曰且請檢某算壽幾何若合命盡伏聽處分王遂召冥官須臾一官抱案入來檢出捧呈王王令送文裕閱罪狀昭然壽命已減文裕慚謝王謂文裕曰本司有二等簿一黃簿是記縉紳學士祿壽上帝為政某不得而與也一青簿是



記士庶祿壽此則某爲政或可增損其間耳且上帝有  
敕到某故敢相邀速令取敕來須臾復有冥官捧敕至  
唱文裕罪文裕再拜伏罪取而閱之龍文烏篆爛然黃  
紙中因告王曰某罪狀已不敢辨若放某回當勤行善  
事以贖垢愆也王曰帝旣下敕孰敢違忤脩補已無及  
矣念故人之情放歸二十日處置家事訖卽來隨遣吏  
送出復令止之云請一觀地獄苦報可言于世人也史  
引文裕遠近至十八重地獄備諸楚毒與人間所畫變  
相無異又盡見親友衣冠中之亡歿者數十人呼之卽  
可過其家出公所記如此

徐生遇顧文康

隆慶年間蘇州閭門內劉家濱傳神徐生名玘得病暴  
死經一晝夜旣殮忽聞扣棺聲甚急聽者驚走其妻子  
不得已命匠工啟視果活矣久之始能言言曰初被人



將去地獄備見諸苦不可盡述最後至一大府廳事雄  
敞護衛甚嚴立班于堂下見堂上面南端坐官人紫綬  
金章形容貴倨乃是崑山顧文康公鼎臣也昔年曾與  
文康公傳神公細認珥驚而引之登階謂曰若何以至  
此待取文簿閱之及檢文簿年命猶未盡乃是冥卒錯  
喚同姓名人公取命放還親送珥從西廊下而出見一  
人跪于地以青石壓背上者葑門陳龍翹也又二人秤  
鈎摘背于梁者清嘉坊張豫及衛前陳懷國也珥既別  
公在烟中行良久若有人推仆之者遂蘇遽使推驗三

家葑門陳病吐血清嘉張與衛前陳則疽發于背陳道  
復第三子柱說其事

### 黃生遇顧文康

黃生嘉玉字同宋吳縣人名士黃河水之子也少有膽  
力好擊劍善爲詩平生但嗜酒不好女色故年近三十  
而不娶萬歷中黃生初喪父憂居其年郡城大疫忽染  
疫而死手足僵冷獨心頭微溫時方暑月家人具棺請  
殮祖母在堂怒不許使人晝夜看守凡經四日而甦甦  
亦不能開目又三日目始開索水漿稍能視矣又二日



是第九日始能言其述所經之跡玉初死時無追攝不知何人移置一曲室中室有牖天甚陰慘竟無日月初見已病軀獨臥于牀牀頭挂所常佩劍妻孥親故無一人在左右但有美麗女子六七輩逐隊而至戲脫其劍而舞漸來調弄心甚惡之覺困憊中無力起逐既去久之復來各各據牀而坐玉怒甚亟掙起拔劍擊之並走入壁角中寂然無聲忽舉頭見牀頂上無數黃紙傘心計吳俗喪事四旁乃有此不祥之物何爲見于牀頂豈吾已遊泉下乎愕不自勝急尋出路宛轉行廊廡間始

有門門外皆曠野荒郊蒼莽無際且行且怖常誤踏泥淖中約可數里許纔有人烟村落俄望見高城一座城甚壯麗逡巡到矣便入城城內有通衢夾道皆市廛闐闐屠門米肆雞犬相聞或斧薪或鍛鐵或飲酒吹笙絕無相識但覺冥冥漠漠終不覩日月之光賈勇前進不知南北忽聞官府來呵殿之聲甚嚴玉竦立路傍俟之侍從威儀與陽世毫髮無二其前大僚先去容狀怪惡不可仰視後復見一大僚在車上細認之是崑山顧文康公鼎臣也文康與玉父有交五六歲時曾識其面便



于車傍呼之文康回首盼玉問汝何得來此命吏等之  
行既達公署魏裁如王家宮殿此吏雖許挈行棄玉門  
外竟入署中玉竊映門而窺見惡貌大僚坐第一席文  
康坐第二席相並陳設若人間京兆尹左右轄之官玉  
心惶悸不迭其召潛于人叢中而入隱身檐下又見罪  
犯皆著單絞露頂膝行以進哀啼如沸大僚閱籍註罪  
按十二生肖定之勅云某人合與作牛冥吏遂取牛皮  
一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皆牛矣某人合與作犬冥  
吏又取犬皮一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皆犬矣惟婦  
人作蛇者多而兩傍獄卒並牛頭馬面大僚問堂下安  
得有生人氣乎並來牽玉持叉直刺文康厲聲曰吾查  
簿籍渠算且未盡速放還家勅獄卒送出城門既出見  
牛頭馬面者悉是假裝卸却依然人也玉便與格鬪被  
趕入一荒田小徑中旁有大潭水皆腥黑卒推墮之冷  
汗如雨覺在水中起也因此得活

蔣鱸錯名代死

無錫縣鄉民蔣鱸在家無病自晝見兩冥卒狀甚獍將  
一帖子來取鱸視之因唾其面曰誤矣召諸子而諭曰



地府所取者乃蔣專也帖子中具載明白鬼誤至吾家耳且渠名是專壹之專吾名是鱸魚之鱸渠家住惠山寺前吾世爲懷仁鄉人彼此何相干涉汝速備酒果香燭于中堂召巫者來爲我虔誠上章白其見枉于帝兼市羹醪速領取者二人出去俄而巫至乃三家村中小巫也初不依鱸所教章奏中畧無宛轉但列鄉貫姓名哀祈請免而已章既焚有頃鱸怒罵其子曰令汝辯白吾冤反證假成真吾今代蔣專死矣速治木無他言其夕遂卒後訪惠山寺前蔣專竟亡恙

### 應山秀才入冥

湖廣應山縣秀才二人同志甚歡才名亦相伯仲一日某甲無病而死息雖絕矣其屍尚溫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妻孥詢其所以搖手不言但問某乙亡恙乎曰亡恙遽命取衣巾來著之召其子具一帖子書姓名其上彙掖而出門詣其家乙方赴他約未返也甲長跪階下家人望見笑聲闕堂無不以爲狂誕趣使人報乙還既至甲便擊額數四乞命于乙乙笑而謂曰吾與卿椒蘭久矣聞卿死而復生不勝喜躍何求不得而必拜



蘇如是不平固扶其起不從詢所以亦不肯言曰某有罪  
被錄仁兄主管人間命籍欲乞判斷釋放若能見憐但  
賜一帖足矣乙曰安有是也不得已遂索丹筆判帖上  
某人放還并與增算具日月署名于後甲便拜謝而起  
乙拊掌大笑謂其妄也甲既得帖却從容爲乙具陳冥  
中事且泣然流淚云仁兄將爲地下主者恐不久于世  
矣某始死卽有鬼卒守押以行人烟市肆儼若世間到  
一處若大寮公署卒欲引入有一冥吏出曰上官交代  
匆匆不遑治牘何不放還以俟後政某問後政何人吏

卽稱仁兄姓名某大驚曰此吾莫逆友也吏曰果爾今  
放汝還三日內索取新官帖來焚之入冥罪可釋耳某  
叩頭致謝敬當如教吏遽叱鬼卒送歸遂尋歸路不覺  
便活乙聞其言大恐無復致疑急處分家事以待明日  
日午忽聞人馬聲到門相迎遂與家人辭訣沐浴冠帶  
如睡而亡矣甲建醮焚帖一如冥吏之言後果獲延年  
楊給事漣親爲余說此

徐思省入虎頭城

常熟邵舍有徐思省者文恪公雲孫也其人刀筆之雄

補敘



萬曆改元年三十餘矣夏月詣縣踐更受笞于令歸而  
病瘵以死死後家人昇棺欲殮捫其心下微溫遂置屍  
于棺蓋上三日而後甦具述初死時爲冥吏二人攝去  
行四五里許悉是漆黑溼地至一水潭畔天始漏明前  
進則城郭宮闕在焉訊之卽閻羅天子所居也冥吏將  
思省至殿前階下跪却傳言用刑有獄卒數人皆牛頭  
夜叉之形押到一大車輪上其狀若人開牛宮水車週  
遭浴鐵數重皆刀劍也先已反接三十二人在思省至  
又增一人見四獄卒用長鎗跨角其外盤旋磨轉身從

刀尖劃過痛楚萬狀骨肉消落頃之復起報命殿前便  
傳言付獄獄乃一大城子榜曰虎頭城四圍皆鐵柵爲  
藩中四百多人在焉思省問何時出乎衆譁而笑曰我  
輩處此不知歲月汝新死人也乃思出頭目耶思省曰  
吾父母妻子俱永了安得遽至于此言訖淚下悲不自  
勝見鐵柵之外有男女若干人白衣巾帽或髻或總一  
如世間服飾往來于外自若思省乃私語同獄者曰此  
輩何以不付獄乎曰此世間持齋念佛人也安得有罪  
非久託生善地矣徘徊嗟歎之間忽遇插花李王過獄



門外見思省遽闌入與相勞苦謂曰汝三世住河洋供養我于家廟中香火不斷我忍愬然不爲之援也徐而挈出守者有歎色李王怒而叱之既出獄令思省止于殿前李王入殿內食頃而出曰免矣汝還世間將復有十七年陽算以萬曆十八年二月十七午時死汝宜勤心爲善也給與一符記卽命前所攝二冥吏引歸仍至水潭畔推墮之遂活視其身偃臥在棺蓋上耳繇是傾家奉佛持齋者一十七年至萬曆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延善侶作佛事日當年忽中惡嘔噦倚于艦蓋而卒

其日會中有一人不至翌日此人親見思省帶皂羅帽著藍袍方烏相過于途謂曰汝昨何以不來念佛即修行是世間第一事汝夫婦宜力行之言訖不見過其家具述所遺衣飾宛是棺中所殮者一市人皆信佛法矣

朱總練遇金甲神

四年前李上饒之戚朱大任爲鎮江總練病熱而死家人移置于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如蒸煖守之三日乃蘇語其婦云冥司將某徧觀地獄種種諸變相及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金甲神人入門見救主者怒始



解索簿籍按之却云此人數尚未盡誤爲怨家牽引姓名乃迷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某仆地而寤其中所見神人儼然關壯繆侯也蓋朱平日奉事甚恪嘗設像于家焉先是其婦夜夢關神語云吾當往救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塑之事朱至具說如此李爲悚然

### 金鐘觀冥中事

徽州休寧人金鐘爲縣秀才以事誥謫去遂家于楚之京山善入冥觀冥中事人欲知父母妻子亡處則必倚之往通信問冥然若睡或一日或二日三日家人不

敢驚其魂魄及寤談及地下歷歷如見聽者莫不流涕焉一日鐘忽謂京山友人口吾昨過閻羅天子殿前見其案上一簿籍將徽州太守胡公休寧令丁公姓名兩筆勾却此不知何說也友人曰子妄言若此不慮患乎鐘曰此地去新安二千餘里何從聞之其年大計二公後先罷官楚人於是驗金生之言不妄矣生至今猶在

### 穆御史判冥

楚黃岡縣穆天顏號象元子秀才時嘗入冥爲地下閻羅王蒞任之日鼓樂騎乘迎導如世間威儀九殿閻羅



咸來會席其形狀可怪可愕穆心凜然有吏在傍私語曰相公莫怕恐失觀瞻穆一日治事于堂見所解囚犯中婦人形貌宛然親姑也穆令近前認之毫髮無誤遽令放還及寤謂家人曰姑家得無有恙乎往視之其姑適病寒死氣且絕矣中夜忽蘇亦方語其兒曰吾與數人同被勾攝至地府錄對見堂上坐一官人細認之是穆家長哥也放我還陽問汝可詣謝語未畢適穆家人至敘話畧同如是者八年或半月或一月入冥治事畢復還其家了不爲異後有代政者遂絕不往穆登戊戌

進士今爲名御史

王觀察誤入牛阜

吳興觀察王公豫一日病熱死見冥官發入牛阜中令託生爲牛遂有兩夜又押王入阜穢汗狼藉惡不可忍又見欄外挂牛皮數百張訊此何用獄吏笑云請尊被其一向人間作老牛耳王大恐念何緣得免此惡業當修行善事懺悔垢魯忽牛阜之西有小穴其竅如斗大光若皎月王卽倪身而出吏跡之不及遇一白衣人坐堂上問王亦懺悔過乎王俯伏階下叩頭乞援白衣人



遂引之數里許指其歸路謂曰汝從此歸尚有陽壽若干年但不可忘修行念頭也三日始甦猶未殮從此舉家奉佛專行善事至今猶在親向人說此因緣

南濠錢氏子還魂

南濠錢孝廉仲弟二舍士完萬歷癸未病死死後一月其叔宏先爲名醫所居鄰並家有故蒼頭壽郎者偶行社壇上白日遇城隍神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見二舍于後隨行忘其死矣因問向居何處士完曰我憶念家中方欲往看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今欲假子之身暫附

而歸可乎壽郎許諾便轉身還家入門主人呼之不應叩其故壽郎曰我錢二舍也叔氏應呼我爲姪今將歸吾家已而言動非壽郎矣宏先駭而叱之使人守護便從隔壁呼其父母兄弟來家辨認語音舉止信二舍也酬對如常歷然可聽詰其家人姓氏至于小名排行及生平隱事一一皆知索平居所著巾幘衫履衆便檢與著之晝則相共談笑夜深乃寢飲酒啗肉擲色行令悉無異于生時但數欲呼其婦與相見孝廉堅持不可竟拂其意咨嗟者久之每竊聽其婦帷中哭聲私自掩袂



嗚咽而已又能道幽冥中事及親見所亡過中外親識  
之人現在某處陳說罪福苦樂因緣聞者泣下若聽雍  
門之琴矣吉凶休咎言無不驗以是遠近愈惑之互來  
訪問事如神明衆問修行人亦受地獄諸苦乎曰持齋  
戒者死得樂報處于淨業堂中無所苦也名醫孝廉素  
不信因果之說意爲妖怪所憑心厭惡之驅遣無策如  
此一月有餘完語其家人曰天曹命我爲雷部神已爲  
我娶城東某氏之女作配明日夜半聞馬聲至吾其行  
矣爾日伺之容色慘然抵暮忽與父母兄弟拜別反闔

其戶而寢中夜果聞門外有馬蹄蹴踏已又聞其聲隱  
隱向空而滅衆取火啟扉視之巾幘衫履皆委于地若  
蟬蛻然神已去矣但辮髮作卯角如舊宛然故蒼頭壽  
郎也衆聽其喉中忽響便復蘇活壽郎活後精神恍惚  
若癡醉人三日方能言衆推鞠之具說本末云二舍令  
某代役地府幸腰下解一小金牌與某作符記某當初  
死時兩脚甚健趨走如風東衝西突者凡三日夜悉在  
深谷曠野斷砂荒積之中足力憊矣適遇一冥吏捉臂  
止之驗其所懸之牌是真乃收訖引入空城子內與諸



人共住粗給飲食亦無驅使某懵然迷亂者經時不知何緣復活自此壽郎戒絕酒肉從師披剃出家于慧慶寺法號東明和尚數年而終余猶及見之焉後訊城東某氏之女其家驢磨爲業亦以是日死矣乃知宣室志幽明錄所記借屍還魂之事種種不一非寓言也按稽神錄載番禺村女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昏姻之禮一向人間姥呼其婿爲雷郎

謝家殺蛇被訐

吳江謝甲家世行善其年元旦起見蛇橫井上心訝以爲不祥家人爭共擊殺謝禁之不能止三日後謝暴死死見地下主者如閻羅王狀叱曰有人訐汝以人命謝曰某平生積善未嘗有殺人事也王曰非人命卽物命有之乎謝曰有之歲朝卜一年之休咎今見井上有蛇命爲不祥故見殺于家人某亦嘗力禁之非其罪也王召蛇至謂曰汝卽死于非命奈何以一善人償之呼判吏檢其籍尚有陽算十八年王曰地下一日人間已足半月矣汝卽求歸而故宅已壞將如之何遣冥卒暫送至河南某府某縣范家託生爲男了十八年之數謝



固不肯行云某有父母妻子未了寧死于家不願受生  
范氏判吏復爲之跪稟王于是命急送還家既甦猶未  
殮纔半月家人爲其心頭肉煖而微動故待之其人行  
善如故至十八年竟亡恙又十八年壽至九十一而終  
乃知人壽有可延之理矣

比部郎奪官償算

有比部郎某者中于讒無罪而挂吏議歸數月矣夢一  
人告之曰君當子貢之年比部曰嘗聞端木五十六歲  
余今五十四矣其不久于世乎更數月又夢一青衣人  
持虎頭牌召之曰帝有命可速行追隨至一公廨若王  
者之居青衣人止之于門見有冕服而坐堂上者呼使  
入賜之坐謂曰子平生正直而以讒構奪其官吾將以  
壽償子更爲注陽算十年黃峽州云此公尚在

徐文敏誤入酆都

正德初年間吳縣人徐文敏公縉爲翰林院編修冊封  
琉球國還遇海颶大作樓船飄泊一磯嘴上人烟斷絕  
道路蕪蒼不知何地凡經七晝夜矣文敏久在船悶甚  
頗思開行遂命一小史相隨登岸行百餘步遙望見孤



峯秀出其下隱隱有城闕宮殿之狀文敏欲窮其跡猛  
力前驅入一谷口約行二里許覺路漸低俄及大石牌  
坊下榜有金書三字曰酆都界文敏震驚心訝其非世  
間遽轉身趨出忽遇青衣女子提筐於小徑中來文敏  
潛視行止乃是二十年前亡婢榴花也驚問郎君何得  
至此文敏曰吾已登進士第爲翰林官因奉冊封差南  
還舟遇大風飄泊于此七日偶來道悶不虞誤入冥中  
汝今住此何所爲耶視其狀貌依然爲女奴時未嘗老  
也榴花向前告曰妾嫁此中一判官爲妻日來餽食何

期幸遇郎君已而判官適抱公案出怒其妻曰汝與何  
人交語曰此妾舊主人徐公也銜王命渡海失風至此  
安得不與敘舊判官便向前拱揖問姓名知是徐縉文  
敏請檢祿命如何判官曰相公後至天官侍郎不及入  
閣無勞閱簿也文敏曰某既來此可得一見閻天子問  
冥中事乎判官曰旣有意何不可者請修十刺以通姓  
名某敬爲之將命矣時倉卒無備判官遂出素紙十番  
教文敏親書官銜姓名如人間參謁禮將引而入榴花  
數日文敏而誠之曰茶至郎君卽傳遞左右頓無妄言



文敏唯唯凡經橋梁亭館數處乃至大殿甲士守衛甚  
嚴刺既通有冥吏二人開西院門出迎引文敏自西階  
而上十天子止九人披袞垂旒次第降于東階又如人  
間賓主禮東西列坐文敏坐東向西九天子坐西向東  
茶至文敏傳遞去訖便問嘗見人間塑十殿王今何以  
缺一殿王也曰天帝使某等每日更番一殿察人間善  
惡往來南瞻部洲大明國中故不在耳問陽世尚貪利  
喜奔競阿附成風黃金爲政不知地下亦如是否乎曰  
冥中若同陽世何以握生死之權哉至如以金塗錫以

紙作絹亦是餓鬼所須正直明神不藉此矣曰僧道功  
德爲有益否曰無益也惟拜梁皇寶懺爲最勝亡者一  
聞懺言便超度去矣曰此行可一觀地獄乎曰可觀未  
免驚恐文敏再三彊之乃引至一狎狎前皆用青石甃  
成上爲雉堞之形其高插天呼獄卒以兩手拽開石門  
中有炎火飛出烈燄赫然光屬數丈文敏大怖而走急  
使閉門天子曰此無間獄也言訖遂回至院謝辭而出  
判官仍送之抵界上尋路登舟明日遣騶人往跡其處  
周覽四隅無非榛棘城闕宮殿都無有矣文敏還朝話



其事于宿僚無不奇歎後果爲吏部侍郎予告歸吳不  
勤修善疽發于腰而卒是時吳郡守往京口遇官舫南  
下訊之荅云奉敕腰斬徐侍郎也

汪編箕入七重地獄

蘇城飲馬橋下居民汪國昂編竹爲篋梳人呼之曰汪  
編箕萬歷壬子年二月病疫而死第四日乃蘇具述其  
事于鄰人云初死時見冥卒一人用赤纆縛去如從陰  
崖暗谷中行不覩天日至一處有井井傍有籃盛之而  
下見第一殿王將某拷掠畢復送至第二殿並從井入

漸低漸深輾轉傳送直至第七殿深無際矣拷掠如初  
傳聲將某送至轉輪殿受形爲畜生某苦告求還見王  
檢閱簿書默然良久便云賜銀三十兩量延一年被前  
冥卒牽出不繇舊路徑到大海岸推墮洋中便活汪小  
人也既活不肯勤修反改業爲縣門幹力嚮父所遺居  
得二十五金又指人先後恰得五金首尾一年果以癸  
丑二月某日復死

泰山使者取人魂

王御史有功內兄查敬廷嘗話其親戚中一婦人臥病



經年淹纏牀蓐忽夜夢有黃衣吏持一布囊至囊中先  
有一合子云吾是泰山使者特來錄汝神魂無他也解  
囊啟合取婦人魂合之結束其囊于背負之而去明日  
婦人病遂劇越三日乃卒

二王秀才為冥王

長洲縣甫里村有秀才兩人皆姓王一名憲章字以度  
一名炳勳字子元同姓同里同學相善同弟兄不同族  
也萬歷己亥憲章有疾臥于牀不能起至秋七月炳勳  
亦病病經少日恍然如夢忽有兩青衫人領去夾扶其

想此二房

才之淺也

亦不久矣

身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曠野見公解如入閻羅  
御史臺猶未開門訊之領人曰此陰府也府場上人烟  
湊集車馬馳驟但陰霾蔽天不覩日月之光回顧有一  
術士設帳談子平五星炳勳便話甲子與看術士曰君  
命盡于閏年必過不得也炳勳誤問為王問曰某今年  
四十有七若到壬子只數年事乎術士曰猶恐目前難  
過非有大陰功上帝不為君增算也酬對未畢公解門  
開引入者凡數百人炳勳亦隨領人而入俯伏階下不  
敢仰視見冥官坐廳事東偏戴金冠衣黃袍有吏數十

既能之至

少矣



輩列其左右以次呼囚犯名問閔至炳勳便降階扶起  
已而延坐謂炳勳曰良友何須行世間苛禮端相其狀  
則憲章也曰一別不覺幾月矣炳勳曰人皆以死爲苦  
如兄貴爲王公雖莊生所云南面王樂豈是過哉不知  
何修而得此憲章曰談何容易某與玉皇香案吏一人  
往有夙緣得冊立爲冥王兄將來與我同升矣然裏面  
尚有閻羅天子之尊總司冥務標冠綠纓我輩皆其所  
節制者也因命左右取章服與炳勳服之其時有一緇  
衣一黃冠至與憲章揖不禮炳勳炳勳私計此二人豈

卽人間所稱五方座上巨阜與白鶴觀中仙官之類乎  
遂問天子殿前相見之禮若何憲章默然良久曰兄是  
犯人還須因服對簿且不宜僭用此品服也復命左右  
將一寬大青衣蒙覆其體用皂帕抹額頃報殿上開門  
仍著領人引入又經數重門則宮闕巍巍槍梁羅列文  
繡炳煥金碧輝煌天子端冕南向而坐官吏環侍兩旁  
近數百人各齋文書請天子判署同入而俯伏者炳勳  
居三其第一人泣告曰可憐客死于途妻子不得相見  
第二人亦泣於是炳勳不覺悲感淚下如雨厲聲而呼



曰某一生爲善正直無私天子大怒罵第一人曰是你  
哭起衆人皆哭叱手力齊手提下杖之末及行杖手力  
捉炳勳不定先攔其腰一下痛而驚覺腰如折矣既覺  
病良已不告憲章竊話其夢于友人李中軍成龍成龍  
取紙筆疏其語遂爲好事者傳播于外憲章稍稍習聞  
至八月終憲章病且加劇謂其友曰子元有夢而秘不  
我告何也便召炳勳至榻前苦詰之輒爲具陳頗踣憲  
章笑曰既有侯王之貴寧復以幽顯爲恨乎至九月初  
十日呼湯沐具衣冠臥于榻是夜甫里村民咸聞空中

有人馬聲颯若甚雨自北而來直入憲章之室有頃憲  
章卒又聞其聲隱隱向北而去自是人皆惜憲章之才  
而異炳勳之夢矣無何十月下旬長洲縣錄科舉炳勳  
就試畢倉皇出葑門驀于子城內遇惡少年乘怒馬奔  
突入城馬首正中炳勳之胸顛仆于地僮僕掖而登舟  
嘔血數升至十一月十五日相續而殞推驗其年巳亥  
是閏四月術士談星于地下豈非妖徵之先見者乎至  
三十三年乙巳凡經七載兩王君之墓木拱矣秋七月  
成龍家願貴染疫猝死死後三日而蘇告其主人曰某



被人追攝去路經一獄獄門封鎖而有寶無異陽問警  
見王炳勳官人披麻著孝在獄門內問某何得來此某  
對曰有攝人將某而至不知何等王曰吾掌簿籍知汝  
世壽未盡當是錯追我亦因誤錄一縣令故有謫事三  
日後限滿出獄上帝仍許復故職矣因謂攝人曰何爲  
濫取速放彼還臨去呼某復迴懇懇語曰有一小孩子  
爲我方便帶歸卽于獄竇中遞出紅衫孩兒與某抱持  
某隨路而還將到家經王官人門首見其小新娘子映  
戶而窺懷中兒亦忽驚啼便交與之方入戶不知何人  
推却得活時二更初矣喚婦令起燃火而貴方雨汗交  
浹成龍聽話歷歷不覺大驚明口凌晨王家遣女奴來  
報曰昨夜小新娘子免身生男相煩轉乞醫家一服化  
毒丹其時炳勳之繼母初死纔踰首七故冥中亦著凶  
服也按梁清傳云鬼有敘弔不異世人豈虛語哉成龍  
因以德祖名其孫今漸露頭角矣炳勳家故貧凡喪葬  
嫁娶之事悉成龍爲之經營吳中孝廉俞琬綸故炳勳  
門下知名士亦高脫驂之義焉

劉秀才入冥



長洲縣吳塔村有秀才劉永清者躋于名場以老年六十病疫而死九日背肉已腐復甦自述云死時方熱極發狂不知身在何處見冥卒二人身衣黑持帖子來攝家中陳設羹飯祭之視其噉飲不異生人享畢便攝去將至岸側呼一小舟寄載舟中出帖子示清爲旋風忽捲野火燒却遂不及覽俄而水勢滔天舟欲將覆二冥卒督促入水清有難色卒云我二人先入君尾其後可也不覺隨之俱入身在水底行矣耳畔但聞波濤澎湃聲約數十里許行至大石橋甚陡二冥卒復逼行清

股栗不能上二冥卒掖而過之焉見曠野無際陰霾蔽天又約數里許始近城郭引而入城被掙其領疾馳至一公署大闕廣殿環衛甚嚴令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者冕旒端笏兩旁侍從數百人具如吳城元妙觀東嶽廟中之儀有冥吏西向立閱視名簿訖唱云無大罪惡發疾疫司聽勘二冥卒卽押之出既出見門外一囚蓬跣著枷急呼劉官人清徐視之乃郭吏部家監奴小周也小周云官人出此門便獲亡恙仍歸陽世去矣到家頗爲自某妻子檢籠箱中文券十三紙可速焚之某爲



此公案未明受諸罪苦也俄見數小兒相率嬉戲中有  
熟識逼而察之乃是女奴新婦之子茅孫清居平所鍾  
愛者以痘死月餘矣俄又見清之祖父母衣冠儼然  
如生並在一空室中驚謂曰見何以至此清具陳其追  
攝之故清祖生爲鄉貢今在冥中亦有職掌聞發司以  
勘喜曰兒年命未絕若發疾疫司我當爲見周旋從末  
減釋放矣二冥卒促之行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書山  
積吏胥鼎沸堂上二大僚偶坐如人間左右方伯狀搜  
尋名簿闕訖却謂清曰措大雖無罪惡間有小口業量  
罰瘡瘍三年右者曰太輕左者曰念其祖薄分恕之此  
二冥卒押放還家遂被扶却出城但行如馬駛都無所  
知恍若夢覺清後果病瘍三年復享壽二紀而卒里人  
顧杻與清善見其傳說云爾

### 飲馬橋鬼魂

長洲縣郭秀才家住府治東飲馬橋南里人呼爲郭出  
糞萬歷二十八年八月內有販人十餘輩常于夜半挑  
空擔出葑門外販鮮魚入城零賣路經飲馬橋其夜籠  
月依微忽見有男子三人帶兩婦人婦人手中各抱一



孩子共大小七人披枷帶鎖一齊上橋小憩橋欄邊販人驚謂此時尚早何緣放罪囚出獄不明何等既去凌晨販魚而還郭家被里舍惡少夜半出捉蟋蟀誤將紙燈煤塞籬壁中隔籬悉是葉積延燒臥內廬舍蕩然死於火者三男子兩婦人又兩孩子共大小七人焉始悟夜半橋上所見者卽鬼魂也其後七人魂入惡少之家晝夜爲祟依附其家男婦孩子索命不絕未及半載惡少無病而殞戚伯堅說

屠兒前生公案

吳縣西山梅舍村民顧甲屠豬爲業萬歷己酉年間白晝被兩人攝至東嶽發山陽縣審有羣豬來索命縣官曰且無暇理現世人命事汝前生非鄭汝弼乎殺人公案猶未結也召訟者至姓王對簿于庭訟者曰汝怙勢凌人欲污吾妻不從便抽刀洞胸以死冤憤百年爲證人不到耳今到可償吾妻命也官遽追集證人證人對詞含糊官因召冥吏檢籍視算報曰算未盡官乃判案云審得鄭汝弼係鄭尚書之子倚勢淫殺理或有之但凶器無存干證支吾況年代旣殊姓名各別姑俟算盡



併追完卷判訖命吏高聲誦之凡三遍問顧能記乎曰  
能于是放還顧既活素不識字口授其父筆之于書傳  
于遠近靈巖黃習遠說

倪鐸誤替楊司理

嘉興縣楊鐸字斯覺擢萬歷庚戌科第司理吉安尋以  
病改教至癸丑之歲年六十矣復患癘下不止決意求  
歸常路卒遂其請楊少慕釋教嘗持戒菜食至是抵家  
病轉劇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擇中元日延請至行  
沙門大設佛會強掖于佛前發誓剃度爲僧髮祝未半

而夫人出闕遂中止其半猶未祝也不意是日有追攝  
鬼使在門聞經唄聲不敢入適對門鄰人倪鐸酷酒爲  
業忽詣楊宅見緇流作佛事笑謂其左右曰人生固當  
死佞佛何益薄命貧苦貴人能料理吾家請以身代衆  
皆嗤其妄言言未畢出遇鬼使現形直前持其袂收縛  
之云奉命追楊鐸今其家供養聖容鐸又祝髮我不敢  
近幸汝同名却肯代死何容推諉便請前行倪身纔入  
門魂乃隨去去時累迴顧其妻大呼云某命未合死與  
合死者楊鐸同名一時失言爲鬼使捉替曲相羅織卿



須守尸過七日却後燒化勿令參差語訖便死其夕楊  
夢一比邱至撫摩其頂謂曰君有生象須晨起聽好消  
息至也及明楊起令奴扶出猝遇佩妻縞素而入具陳  
其事楊私喜曰如是我何惜斷除煩惱障乎復命僧祝  
其髮半焉明日密賻四金趣令殮棺燒化更無外人知  
至第七日是七月廿一倪果被論放還覓尸不得繞室  
號呼怒其妻曰與卿七日爲期何不少待今楊鐸爲僧  
別遣從僧中攝取矣我歸又無宅舍飲恨如何隔二日  
楊竟亡也倪家至今叫喚不絕百日如常曰身在何處

還我來同車包衡見而述于吳下

顧偉見地獄變相

常熟縣居民顧偉以醫業寓郡城之鶴橋謹厚知名萬  
歷癸丑夏篤病旬餘至五月三日陡然起立合掌而逝  
人咸謂其善終下屍于地心頭氣煖脊屬環聚守之越  
三日復活開目求飲食便能起坐說初死之時不聞鬼  
使追呼冥然若夢忽親觀觀世音菩薩真形如今虎邱  
寺中行像而身更廣大儼然從空中下也偉便頭面作  
禮隨行至一處見紫石城一帶石色如糜盤樣仰望峻



極不見女牆城傍多有小圓窗約可徑尺亦漏微明徘徊之際遽失菩薩真形所在矣傍有一婦人年可五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道貌端莊手持寶珠當前而立語偉曰凡人去來必須此窗中出入也偉下拜祈之曰何有爾許大孔容某身出入其間邪婦人曰既不肖人且將汝遙望言未及竟若有人掖之上者偉望見有數重門戶瓦屋彩樓一大圓鏡安在高臺上鏡光瑠璃洞澈明照數丈相望如月纖微畢陳婦人曰凡人善惡隨心所現汝一生罪福安能逃此鑑乎引偉立鏡前忽

覺身在鏡中從前隱微一切歷歷豁然喪膽不敢仰視而從傍隱隱露出善果二字偉心稍安又覩黑丸子數枚如龍眼大掩映其內偉怪問何物婦人曰此是汝陽世未了公案也俄而又至一處見大地皆作黃金色望之燦然如積麥薪之狀中間徑丈洞穴類井形其深不可測未詳下何物婦人曰汝去不得曰是何地不可往乎曰幽途苦相其變無窮汝欲下觀切莫忙怕因命偉踴梯而下其梯長可數十尺既下以手摸城垣又皆黃石側瑩鱗次葺之極細密如人間走花砌甃然徧地漆黑



偉疑是黑暗地獄矣已又至一處見囚徒數十人或枷  
或鎖或錯槽或露髻或無頭或無腹或無手足或缺左  
股或缺右股或瘡爛膿血或肢體不完而皮肉皆好然  
並是活者已又至一處見徧地人肉塊形似冬瓜瓢無  
頭尻手足若大若小旋轉不定已又至一處見長短棺  
椁堆積空屋數間已又至一處見人形如怪獸胸前一  
聚皆豬毛有婦人胸生六乳者形體多欠缺不完完者  
約三十許輩則皆童子嬰兒偉至相顧有喜色曰某等  
無罪恣意遊行今無了期不如隨君共尋歸路矣指向

所積棺椁處皆其屍也  
子嬰兒以手相引而出歷南大道二百餘步寂無人跡  
轉覓舊路已非彌望皆水前所遇青襖婦人不見及所  
引童子嬰兒亦不見停立少時忽復有了角女子從地  
踊出挑菜就水邊洗遙見偉立挺手一推兩汗而甦甦  
已次第經歷種種地獄變相奄然都滅鄰里間之說來  
問委荅敘如前口授不悉因條記本末以傳遠近發願  
素食長齋供養三寶先洗梁皇慈悲懺一部

姚大理冥中辨荅

冥跡

幸知不足齋重訂



善心信

明秀水縣大理寺寺卿姚思仁久居憲職望積蘭臺萬  
歷壬子年春謝病還家常于夢中見人索命至六月間  
似夢非夢見一使者齋板來召姚倉卒間整冠束帶著  
公服徒步隨行所經歷處與世無異恍惚至一公署重  
門廣殿丹碧炳耀俄有藍縷惡狀之鬼十六人椎髮敝  
衣面目盡血相隨紛闐有聲叫屈稱冤漸來加逼姚問  
何處人曰山東人也昔枉見殺從公徵命姚乃南面而  
立叱曰吾職本代巡決錄重囚皆監司守令定罪依而  
行之何與于我言訖羣鬼稍稍引退聚于門外相守如

妙極

故使者引姚入丹墀見冥王著袞衣坐堂上牀几案褥  
翼侍森嚴姚乃升階長揖王不為動姚心知其非陽道  
矣然氣固不撓從容告曰未委君侯見召之旨王曰罪  
何多也今從汝乞命者不可勝數姚曰思仁生時積善  
好修歷官二十年未嘗枉濫一人妾殺一命安得有乞  
命者乎有之是誣陷耳王呼主吏檢按文籍云可開簿  
檢其罪福也有頃一黃衫吏捧出大葉子簿黃紙簽標  
開數幅至思仁款乃唱曰無大罪亦無大善王曰誠然  
何有爾許寬對耶此曹當是受枉於下僚而卿不與之

曾國第九真跡

三知不足齋重訂



申雪耳姚曰思仁奉天子命巡察四方知有三尺而已其枉與直固無容心也于是黃衫吏出向門外監縶惡狀之鬼前十六人者一一諭令且去當別爲料理俄而遂散姚乃進曰平生有過不蒙見遺平生作善不蒙見錄豈冥中亦無公道耶王曰何謂也姚曰思仁昔年採訪河南曾請朝廷三萬金賑飢所全活民命以數十萬計厥功顧不大歟王曰此吏部郎賀燦然事非卿之力敕主吏再呈功德簿與看見側注其下云燦然功九思仁功一姚曰爾時賀燦然爲行人此疏雖其起草然上

有理

疏者實思仁也王曰汝初無意乃燦然勸之何勞說此姚曰思仁自河南復命上此疏萬一聖怒不測罪在思仁燦然豈得而與哉王聽其詞辯遂出位抗手而言曰卿言有理如此則功過亦各相當卿與賀各載其半矣因謂曰候交代時當更議也然卿祿算尚遠可速放還連催主吏遂被前使者推却出門初似墮層崖少焉如睡而覺初賀小選燦然在太行時奉使入洛與姚同里至咸當姚行部之日邀賀署中從容謙語賀曰卿爲補衣使者報命闕庭能忘嘉謨之獻歟姚曰固也竊嘗計



之無便宜可請者奈何賀曰以歲之大祲流亡滿口誠  
得請于陛下發御府金錢賑之所全活亡算矣言無善  
于此者僕行李之役未畢有志從事而尚未遑也因出  
袖中疏草示姚姚讀既訖遽納諸已袖中尋卽錄其草  
以奏上如冥中所記不差至是得活自言辯荅辛勤不  
可具載遠近皆聞包衡金枝等說大畧相同

施秀才爲其中花鳥使

蘇州府學秀才施安弦字吉甫住城西日輝橋轉灣爲  
人坦夷胸無城府鬚眉飄然雅有飲量萬歷甲寅安弦  
年四十九歲矣三月十六日右腿忽患溼毒流注遍身  
浮腫醫言毒宜解不宜潰後竟潰下黃水數斗合宅皆  
聞酒臭浮腫雖平色已不起至五月初四日忽召其二  
子萬邦萬年而語之曰遠行之期在今日矣速營後事  
須臾神漸索漠少時而死至宵分忽翻身復甦急索參  
麥湯飲飲畢驟能起坐說死時有八寸騎擁門相迎一  
吏持版云天帝召去爲花鳥使因問吏何地荅言初黜  
福建後乃改北直隸問吏職事何如荅言務甚劇所司  
花鳥有二院手不停批榜掠無數問荅既已先行至一



處是大公署暫停其下見有人持出金冠蟒衣來與安  
菴著安菴既著升堂坐定尋思見時便思仕宦今將齒  
半百老作寒儒死乃得爲陰官亦復何恨但念人間事  
都未了妻兒親舊俱在吳下北行路遠舉目無親豈可  
妄受此職卽據案修疏辭謝封付來吏脫金冠投擲于  
地而起忽見後堂突出黃衣老翁以頭向安菴胸上一  
撞幾踏于地就視乃先君也讓安菴而罵曰地府之官  
權位甚尊且上帝所命汝安得辭吾方出苦趣中與汝  
母住此相待今一旦辭職徒重父母之罪于汝安平言

訖悲淚又語安菴汝旣不便之官可乘此暇往酆都一  
觀地獄變相還語于世人也逡巡有人引安菴入酆都  
城中其地黑暗無諸日月但見數萬罪囚在地獄中悉  
受苦報刀山劍樹火坑鑊湯宛轉呼號曉夜無息主酆  
都者稱是韓公不詳名號如陽世都憲之職安菴似曾  
識面因煩贊成辭疏韓公欣然首肯令安菴且暫還家  
繇此得活其夜楓橋周大來安菴舊主人也亦夢安菴  
車騎詣門辭別說北行赴任未知辭得脫否兼就其見  
索所借後場文字付見萬邦收讀明日端陽大來使兒



入城問先生病參語夢兆曰無之苦懇纔言死狀駭與  
父夢相符至初十日早起安弦忽向二子說冥使到矣  
辭疏似不下也如何至十六日早起安弦又說如初惘  
悵自責因云辭疏奏聞不合嬰觸帝怒幸遇鶴上二仙  
我隨至其廬都非人境拜求方便救解一仙不顧而入  
一仙已諾我矣問二仙姓名安弦搖手曰不可但說記  
得堂中春帖子一聯速呈紙筆吾當書出爲驗安弦平  
生不喜聲律忽便于枕上題翠羽碧翎王子斃細絲絳  
緣呂公裘凡十四字其下注云仙人所乘二鶴皆能作

人語疑卽是青田使者非世間凡鳥比也至廿一日早  
起安弦又說遠行必多逆者三官船並狹小不堪住怒  
之姑令易其大者耳其夜安弦于枕中唱曲通宵如此  
至廿二日早起頻呼湯沐誠二子勿以鬼言浪傳于世  
恐人笑其荒唐但地獄之說汝曹不可不信勉植善業  
凡百柔讓婁公唾面自乾于載可師也是日薄暮復索  
紙筆問要語示二子及方拈筆已落地不能舉有頃便  
絕家人焚衣于庭其衣悉布製者無端現出異花衆驚  
視之皆纏枝牡丹錦也斯尤異矣安弦是宋明經懋澄



丙見希言因懋澄以交善懋澄親見其尸如蟬蛻仙人

孫陳雷三應冥數

陳雷令孫養正蘇州吳江縣人少有英才風容美麗嘗行市上顧影自憐婦女多隨看之雖潘仁衛玠未之過也年十八舉吳江縣茂才館于鉅姓方修舉業數爲東牆所挑因爾放蕩不檢頗負輕薄之譏時新娶妻生子矣夜宿館中天猶未曙忽見二皂衣人持版來至牀頭稱府君教喚養正訝是郡縣大夫招尋諾之而起坐未定又有胡帽長髯人直至牀頭訶驅甚迫養正卽頓

臥牀上泯然如盡其魂不覺隨出路遇親知告而莫應於是出吳江城門行可十餘里奄至一處城郭宮闕高麗都非人間入門升階望見當廳貴人儼若王者袞冕南向視養正而不言養正心知其爲陰道矣泣告無罪王敕黃衣吏引至西廊下發閱罪簿見其簿堆積于大格縱橫可三尺許展之几席皆滿中載已身生年月日里族妻子甚詳後列名第官祿字頗模糊而其下並注蠅頭小楷閱不甚真然半是生平曖昧事慚悔無及黃衣吏仍引之至王所王問有是事乎對曰有之罪實不



在養正也養正父老妻少子纔滿月家事百無一了尚  
希寬恤赦令自新王亦首肯再三乃判十月日三字于  
案後令前二皂衣人送之還推下階級須臾便活歛如  
夢醒日已暮矣左右云以爲郎君且死獨心下未冷耳  
是時往來觀者窗戶疊跡然不敢以實語人爾後誓戒  
酒色憂不自勝至其年十月十日安然無恙主人曰夢  
耳曷足憑乎盪持杯勸飲遂復飲如初纔十月又奇十  
日而聯捷癸卯甲辰科第既擢科第後謁選得陳畱縣  
爲縣甚有聲頗以修潔自勵無何疾作纔十月又奇十  
日而告歸歸未久倉卒而逝以復有鬼神召之者逝之  
日却是十月初十日也三應冥數一一無差焉同年舉  
人王騰程說之

達上人入冥

蘇州東華嚴寺沙彌淨達乳名午孫薊門外人也少有  
戒行萬歷甲寅正月初五夜夢在薊門俗家有人叩戶  
連呼午孫便被攝去雲昏霧暗狼狽前行須臾入城豁  
然宮闕其門如雉牆之形並畫虎頭巖峻無比上有金  
字榜額帖聯頰城隍廟模樣淨達入門跪階下見兩傍



堆積于地者皆麻布襪也襪中微聞喘息聲似有人在  
問之云誰是陽界錄來未結公案者俄見朱衣貴人垂  
簾而坐攝人白云追午孫到貴人云既已出家且放去  
因囑淨達曰此去爲僧要信心我爲汝勾却文簿也遂  
舉筆抹其名攝人引出且導淨達西行至一處滿堂僧  
衆見其亡過先師海潤方倚案數錢散與徒輩直視淨  
達云汝安得來此答云弟子被攝今蒙放還偶來遊戲  
耳海潤云隔壁雍熙寺慧蘭師今日分家忙甚汝來恰  
好亦分少許去數錢十文與之問欲見慧蘭師乎可進  
去又經一重門果見師跏坐在禪牀上牀頭倚一竹杖  
周遭壁上挂衆僧袈裟數十領既出徘徊庭序奄見兩  
廊下鎖繫藍縷僧徒無數都不相識驚詫良久於是遂  
還回頭却在元妙觀東嶽廟前忙走還寺徧街積雪泥  
滑不得而被攝人推仆于地而寤寤後猶記榜額帖聯  
沈顯輩說傳三日盡忘之矣淨達自言

乘龍神

韋蘇州







雜錄

鳳陽神

雷神 十四則

花脚神

場中神

周孝子

白馬神官

洞庭君

三王太尉

會園第十目錄終

猶園第十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靈祇

紫陽真人

永樂年間蘇州葑門外有一軍士相隨鄭和太監出使  
行至海中央颶風歛起湧浪滔天飄過東洋當復數千  
里舟傾人溺主將亦亡獨此軍士善泅依附船板擗至  
一島中適為怒潮推送海岸而蘇既登岸四顧昏慘陰  
霾蔽天心知非人間世也恍然復進里許乃見島中宮

會園第十 靈祇

一知不足齋重訂



闕臺殿金碧琳琅宮門有六大金字榜曰紫陽真人之  
府洞戶晝扃悄無聲迹適有婦人于水邊接浙年可三  
十許青帕抹額身著淺綠裙子垂輕紅襖襟軍士端相  
乃其亡妹三娘也見兄相持而慟問何爲至此具述覆  
舟之苦乃引至其所住處宮殿之外悉是民居妹婿爲  
府中手力因追攝人自外而還深相勞苦引入府中經  
十餘重門趨而進匿身階卍以窺見真人金冠巍峩端  
正非常坐絳紗帳中威儀嚴峻左右官吏兵衛數百人  
各有執事務甚繁雜中庭設大木架一人懸于架下有

鏡鈎鈎其背流血殷地逼視之乃城東何指揮也西頭  
跪一婦女首戴大銅盤盤中燃熾炭飛焰赫然驚問妹  
婿云是卽指揮之妻也因私受盜者銀盆之賄不言于  
指揮而枉殺之盜旣死理寃于上帝故犯斯酷罰自悔  
何階又見旁有朱髮錫牙兩卒持戟守此二囚迴眸視  
軍士有怒容軍士震怖急出不更問覽便懇求歸三娘  
苦留不可婿與俱詣真官所乞一小符驗遂有小舟來  
岸呼共載三娘又相持而慟囑其閉目慎無妄視乃別  
軍士臥舟中耳根但聞波濤風雨之聲忽睡如夢拂旦



起視却在葑門外楊枝塘上冰陰邊歸則妻子招魂葬  
矣奔赴何宅則指揮疽發于背宿昔困篤夫人亦病暴  
頭火丹醫師滿堂計無所出軍士于靜處細說真中所  
見如此畧及銀盆之由夫婦惶懼不敢隱諱遽命出其  
盆銷之得若干緡悉捐以作佛事薦亡禳災水陸並設  
旬日之間疾並獲愈

近見一坊間小說  
分作二事殊未核

### 水府神

龍陽書生曾壽貴過洞庭湖風浪甚猛同船擾亂壽貴  
獨蒙被而臥忽夢至一大宮殿處堂上坐者如帝王之  
狀趣召貴入賜之坐謂曰如此風波少年何故冒險而  
至舟中莫有黃卷通否非此人舉舟葬魚腹矣吾是水  
府之神汝可言于世人也既寤風已定得濟推驗果有  
黃卷通者乃其同學諸生事父廣文極孝故感格至此  
卷通後亦登仕版矣古云孝通于天豈不可信

### 插花李王

常熟致道觀舊有梁朝七檜至今天矯其西廊李王廟  
最靈應自來常熟人相傳此觀為李王宮萬歷癸巳年  
十二月五日觀門火發幾延廊廡居民奔掙不及余宗



人錢繼發良棟等住在觀之側近各各登樓顧望忽見火光內有數十官舫蔽空而下篙師水手幾及百餘並挽天河中水以滅赫焰隱聞風濤之聲隊仗旌旗纛紛照耀而擁黃蓋著白袍立于舟首者驚是插花李王頃之飛焰頓息止燬觀門而已凌曉並詣廟中委悉詳視則梁上所挂數十小舟水氣淋漓苔沾符漬行舟土偶皆泥濕如汗宛是夜所觀者一時士庶老稚並下拜焉家侍御岱爲文以記其事李王本長興人南朝神中所稱長興李烈士者也

小姑神

尚書劉洪湖廣安陸衛人歷官至掌院歿後贈秋官尚書二十年前奉使還楚舟過小孤山下小孤相傳爲小姑卽所稱嫁彭郎者也是日遭暴風怒濤舟幾覆篙師云貴遊至此皆齎酒脯紙馬獻于夫人尚書曰爲我許之後當酬願可也旣許願訖頃之風霽得渡後遂負盟不酬及歸林下常見小姑神于夢寐中頻來索願家人有病卜云是神爲祟尚書終不之信無何小姑神白日見形責尚書食諾尚書題詩兩句拒之云寄語小姑休



妄想老夫從此不行船姑笑而謂曰我出一對與汝能對則不復索矣尚書曰何對姑曰十八歲女子經行流紅蓋嘲及尚書名也尚書亦茫然無以應之姑遂持詩而去從此絕跡明年歲朝尚書出赴鄰翁社飲其路迂遠而賀節之士女喧闐于市相隨一小蒼頭忽告尚書曰某家對岸卽是何不乘此小船濟之甚便尚書遂從船纜登立足未定而船覆矣小蒼頭猶未下得不死按謝靈運江妃賦有宮亭雙媛之句卽指大小二姑神也

周宣靈王

周宣靈王不知何代人或云屬五顯靈官部下而菴寺中常以爲伽藍神神在徽州休寧縣靈異甚著今蘇州閭門內寶林寺傍亦有祠焉袁冕巍疑卽寺中昔時伽藍香火也萬曆辛丑年間殿宇鼎新祈請輻輳寺僧跋者占籤如響日坐獲二三十環乞香水者不絕于途遂奪二郎廟之盛其時余偶客休寧訊之民間曰神被寃而去矣更訊其本末具言曰有一惡少年暮夜與鄰婦通好伺夫出輒隱入其家一夕夫自外歸兩人歡狎之際聞扣門聲甚急時月色如水少年與其婦枕中設



計先拔婦頭上銀簪銜之于口被髮持衣伺夫入門忽  
簪身從窓中躍出口喃喃作靈語其夫驚異跡之所居  
側近有周宣靈王廟見此少年突入廟中忽失所在還  
訴其婦婦曰去來恍惚疑神降于家此身如在夢境中  
也夫遂信以爲然竟夜不寐黎明入廟細視神像宛然  
銀簪在髻焉絲是歸禍于神謀欲移居他所蓋此少年  
夜入廟中直取銀簪插于神帽莫相煽惑而神爲無賴  
所寃昭雪無地不能復安其位矣明日神到蘇州夜半  
見形于寶林寺中召僧語曰吾周宣靈王也帝命福此  
一方可告鄉里重新廟貌言訖歛然而滅又明日寺僧  
宣教百姓興工助役遂大事之爾後休寧人家占驗祭  
禱寂然無應矣至而未歲少年奸迹始敗露里人無不  
訟神之寃神亦復還休寧寶林香火恰盛六年遂歛

神記室

閭門外有一人能書少年因病許身府城隍廟中爲記  
室常時呼喚夜而入且而出自云爲神繕寫劄刺神亦  
常出與經過神舟逢迎報接此人隨行趨走惟恐其後  
還家便困憊若睡者幾日矣面目之間覺有靛色前定



錄載韓晉公之吏兼屬陰司主三品以上食料以今驗  
之其事不妄

點鬼朱衣神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亂吳中鄉民有中于鋒亦而死  
者有不得入城而死者西昌門外釣橋度生橋兩處暴  
骨露屍互相枕藉然腰纏之中所藏金銀珠玉甚多人  
莫敢近惟張老復陽者常于靜夜徧搜而得之頓獲無  
數守至夜半鷄見有傳呼語言漸近乃是官吏十數人  
一朱衣餘俱皂綠抱案而至列炬數行火皆青色張老

懼遂臥于死人中聽其按據簿書稱點死者名姓其屍  
一一起應點畢踣仆如故獨不及呼張老名姓俄而又  
徧問之問至張老曰此老漢非是提而出焉遂過過後  
猶聞其于前途推驗未已張老大驚便挾重貨倉皇走  
歸家從此富令子孫為西昌販繒兒尚在乃知人死即  
為冥司所錄矣

海瀆神

山東登萊之間濱海處有書生某博綜經史家貧無館  
畱意尋求一日行于郭外路逢戴蓆帽著黃衣長鬚使



者持金二餅爲贄曰國王遣吏邀公爲世子作師方欲詣門耳言訖送金立疆其去書生亦昏然無拒不覺與使者俱馳至海岸身如塵中行也頃之舟在岸側矣旣登舟令書生閉目熟寢耳中但聞風濤之聲逡巡就泊一島上舉頭見宮殿高敞羽衛森嚴黃衣引立于門外主人是王者黃屋古蘇冕旒袞衣庭中列戟樹幢傳呼開中門延書生入降階迎接登堂賜坐旣再拜王啓折而謝命其子出拜執弟子之禮引榻東向而延書生坐稱爲先生坐定復傳呼張筵西院行酒畢遂捲珠簾命

奏樂絲竹鱗亂曲調新奇須臾下食見書生筵上不舉著顧左右別取人間食與先生食食至備極珍豐謂書生曰吾是海濱之神歲時享祀此雜宰酒食與人間都無所異幸先生勿疑書生然後敢食獨辭不能飲耳明日乃開館于別室其子風儀秀朗可十四五歲而姿甚敏書史未見者一經指示無不淹通矩若夙解繇是一月之間治經書畧遍皆卒業焉暇則教之學書落筆便佳不煩程督書生曰子今業就吾可以歸矣王懇留不從因敕擇日置酒送先生歸書生于席上從容問曰某



一生祿壽可得預聞之乎王召冥官至命取東堂簿籍來檢之謂書生曰先生極有壽餘不足問也旣而訝書生不飲又命取西堂簿籍按之見書生姓名下一酒字甚小子是達判一大酒字厚贈金帛仍遣黃衣送之還家謂曰此金帛是陽世所用非陰道物也旣出黃衣駕舟偕行復令閉目如初書生在舟中如醉如睡明日起視見身臥其家庭樹下婦疑是鬼集衆開門交唾其面書生具述本末且驚且喜蓋已招魂成服設靈儀于堂將二年矣所得金帛一如人間而書生自此酒量漸寬酣飲以樂餘生因知酒爲人祿相傳不虛爾此事與庚巳編所載鎮江胥教授事頗相符

水府修文郎

吳人張太僕鼎思繇館省左遷以行太僕分署滁陽時州學秀才七人時時呈窗課就正焉是年萬曆辛卯南都復嘗鄉試七人者同來詣別七月廿一日太僕使人送至浦口給一小官哨以行旣至其地中有少年生姓宥者故有若子孫也肘後若有人掣之者忽心動託言其婦就館勒馬便回區秀才怒止之不得輒聽其去明



日六人主僕共船渡江有賣雞人求寄載于船尾發江  
口纔二三里遇暴風船覆此六人皆溺死而所隨之僕  
并賣雞人並爲破木所載漂流至燕子磯頭獲登岸無  
恙明晨區秀才忽形見還家經日向其弟求紙筆立遣  
命曰我爲水府追去卽補修文郎缺忙甚許以暫歸處  
分家事此後守隘不得來矣敕嫁女金姐于姻家莊園  
什物一一筆之于紙分撥當稔之日若干畝以養其母  
繇是舉家哀慟審其已死設祭于堂秀才歛歎不食曰  
安能使我下咽乎問水府何門往來曰自有道路宮室  
如人間也達暮將別語哽塞曰同袍相待久矣奄然  
出門而去咸見人馬擁之漸近而沒其夜奴歸凶問踵  
至妻女哭赴水濱招魂葬之

玉圭神女

常州吳生叅政公孫也髫年美風度議婚未諧一日毘  
陵城上徒行晚歸偶與一女郎同路或前或後相傍相  
偎女郎年稍長于吳生姿容妖媚韻度綽約真靈人也  
有四女奴從焉皆妍冶上色顧盼之間輒通眉語問郎  
君居止何處生喜不自勝曰敝居咫尺肯迂駕乎女郎



微笑生乘暝色遽前擁之而歸匿于密室不令人知是  
夕置酒對飲備極款狎逡巡滅燭紋歡弱骨豐肌曲盡  
于飛之態生既未近女色女郎又宛然處子誓心伉儷  
永結綢繆如是纏綿者浹旬矣室中時起貴香芳風發  
越女郎晝則作女真妝束常服淡靚不加新采晚則花  
鈿滿鬢濃艷照人左右見者無不蕩魄于時春色漸酣  
名花爛發女郎謂吳生曰東望吳山越水靈氣蔚然吾  
將往觀生卽駕二樓船從女郎出游兩月之間虎邱茶  
磨六橋三竺諸勝地無不探焉綺羅圍遶路人驚異謂

是神仙之遊也臨發杭城令生多買好粉臙脂不計其  
數久之乃返棹蘭陵吳生一日窺其小粧篋中見有碧  
玉圭徑尺許問何用女郎曰卿自諦觀何問我爲檢之  
圭足乃有鐫摹玉帝二字填金所書生頗錯愕戲之曰  
夫人能執此朝玉京天帝耶女郎曰卿何了了若是以  
生年未及冠每易而狎之又一日出其所祕藏簿籍示  
生則吳族某貴人新雋魁者姓名哀然其上矣暇則私  
向生說天上事及諸神仙變幻又教以房中元素之術  
生繇此精神倍常知其審神人也然歡洽既久兩情如



膠女郎既不甚藏密吳生亦畧無疑懼家人憂郎君爲  
邪所魅陰遣道士結壇誦咒驅之寂寂無驗最後得某  
法師術揮劍擊之而中女奴左臂女郎大呼詬罵與生  
惆悵嗚咽挈四女奴白晝凌空而逝疾如風雨所傷之  
臂脫墮階前視之乃土偶臂也無何家人于城北一古  
廟殿中忽見九子魔母粧塑姿容絕麗旁有四侍者一  
折其臂容貌依稀宛如前邁吳生竟無恙所延法師不  
疾而殂矣案會昌解頤及河東記載越州觀察使皇甫  
政妻陸氏出脂粉錢百萬別繪魔母神堂忽遇善畫者  
從劍南來一夕而成光明燦爛觀祭擇日設齋大陳伎  
樂復遇黑叟荷鋤而至直上魔母堂舉鋤以刷其面壁  
乃頽撫掌笑曰恨畫工之罔上也如其不信田舍老妻  
足爲驗耳遂自葦莽間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  
服不甚著艷態媚人光華動衆頃刻到寶林寺百萬之  
衆引頸駭觀皆言所畫神母果不及耳攜手而行二人  
俱化爲白鶴冲天而去由此驗之魔母信是神仙麗質  
吳郎所遇不誣矣玉堂閒話亦載南中僧院有九子母  
像裝塑甚奇行者少年夜入其堂寢宿有一美婦人引



同狎處與此事今古相符

王廟基夜行神

蘇城周二家住城西善誦少年場中人也夜從平橋東親故家會飲周以赴家路遠里鼓動即求去纔出門經張王府基行可十餘步遙聞呵殿之聲甚急頃之見列炬燭天鹵簿隊仗導引極盛填隘路岐周疑官寮夜過乃映身頽牆以自匿見乘車者貴人絳衣金幘威儀倖于王者車傍有數十騶御相訝云此中安得生人氣急救搜捕得周二周二大恐訊其觸忤之罪命騶以土擲

面推倒在地而去去後漸遠周二徐徐起行既至家門已閉矣呼其婦開連聲數百不應心甚疑怖不覺聳身踰垣而入覺身如飄風了無所礙其婦尚篝燈夜績周二前語曾莫瞻顧因立燈下極力大呼曰某自外至卽又不聞幼女在傍亦弗之應周私自怪曰豈吾已入夜臺耶不然其夢乎泣然流淚復踰垣而出還詣張王府基上求覓其屍若有人引之至屍處見身如頭橫于道上死矣百計排入合爲一體乃復重蘇疑坐良久忽聞鼓下二聲將絕遂疆起仍詣平橋東親故家款門席尚



未散備話歷歷衆共愕然使三四人持燈護歸既入門  
問婦云何不應婦曰向坐燈下緝繡以待卿還後忽聞  
鬼嘯聲急懼而就枕不虞卿之游魂也相與悲喜如隔  
世人明日引鏡自照上痕猶被面焉周二慨餘生之難  
得遂茹長齋終身不復夜行矣此張王府基偽周廢址  
宜多鬼物如周生所見乘車官人得非士誠死後爲神  
耶蔡文源與周二善見其目說

### 宮亭湖使者

九江湖口縣郭門外有旅店安泊往來商賈一夕有兩  
阜衣投宿腰插繫鞭形軀短黑文書箱袱結束宛然店  
人知是伍伯邏微之流送歛樓中酒食湯沐具備隔壁  
有估客宿焉夜半估客枕上覺陰風凜颯但聞踐踏檐  
瓦之聲心生疑異潛起穴壁以窺見有同伴伺立檐牙  
敲擊樓窗密呼彼云此時尚熟睡耶兩阜衣亟從被中  
著衣起應曰來矣來矣吹剔篝中殘火對鏡梳髮束綱  
帶帽復將行李一一裝裹矚然推開樓窗登出窗外反  
身滅火踉蹌而行估客一一覩視分明駭汗如雨睫不  
及交且起語于店人環視檐瓦周遭皆觸碎矣云是宮



亭湖神部下所遣使者

乘龍神

某州王氏女既嫁而見疑于夫歸諸母不能自明其州有元君捨身崖因往投崖而墮母長號送之已而夫入于房微聞牀上呻吟聲揭幃視之則所墮之婦也訊之曰覺初墮下時有數百朱衣神粧飾雄偉乘龍而至攜兒于龍背冥冥來此恍惚不知所自也舉家驚異遂爲夫婦歡好如初

韋蘇州

唐韋應物爲吾蘇名刺史死遂爲神廟在蘇州府學中郡縣以春秋祭享士子多往宿其廟乞夢有常熟人田夢龍少隨父秀才寄居于學之西廡每夜見韋公著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旗幟繖蓋並從韓公祠前大椿樹上冉冉騰空而去比還廟亦從此樹下來升降出入赫奕輝煌或初更或昧爽同居措大無不見之見者亦無他休咎癸丑八月十一夜夢龍于方秀才席上說

鳳陽神

鳳陽神

鳳陽編戶周家時稱巨室此生一兒一夕爲赤面長神



一不復見  
攜之焉上而去或云是炳靈公行經空中赤子無知而觸忤之耳後其家懸賞募覓空中復墜小兒于鄰家土炕上抱還乞賞

雷神一

姑蘇昌門外慶生橋下三十年前有沿河民家夜爲雷火所擊覆其炊釜于地明晨啟釜以視地上有梅花一枝是白土所畫恍然踈影橫斜之致生態逼真觀者如堵經月餘其跡漸滅

雷神二

隆慶六年四月三十日暴雷震電天雨冰雹類大石子蘇城遠近數十里填街塞路如積玉焉而對門外藏冰之室啟視皆空莫測其故也是日府東飲馬橋頭官井中忽見清泉變爲綠酒居民爭來汲飲醉相枕藉于地糟漿之氣逸人鼻而張芝麻家泥罇滿堂罇之中無一滴在矣其岸石首不登于市爲無冰也乃知雷神無所不極其幻哉里人許士龍見而述焉

雷神三

江陵縣秣陵鎮有胡駝子家畊田爲業同區王豪四者



素疆暴時爲村正數覓胡事無風起浪百計侵凌胡憾恨既深謀欲火其室廬以洩積忿是夜月色如霜胡不謀諸婦持火潛往豪四家在鎮西相去十餘里路既至匿身牆側以伺忽聞堂中有木魚聲燈火未滅訊之鄰家云豪四妻坐蓐方召婆羅門誦經胡惻然改意自念吾仇其夫何忍殺其子母且延燒良善人家是大不祥也遂棄火而返行至中途倦甚遇大石橋就地假寐片時夢中爲霹靂一聲驚醒恍覺有金甲神推而起之見形歛滅視其背已挺然矣時天清雲淨明月印溪胡亦莫曉所謂然心知上天所默祐也行至家呼其婦開門婦幾不識其夫胡曰我故胡駝子也足乏矣索茗飲坐定具言其故婦曰君不告我而去萬一計行將若之何明日王豪四來胡出見與之金四鏹王視其背直異之固訊再三方吐實亟還金叩頭謝過曰某負公矣某負公矣但拙妻夜產一女異日闔中夢蘭請以女嫁公之子已而胡婦果生男兩家遂結爲婚姻往來不絕此萬歷近年事也與元至正間泰興馬馱村民司大李慶四爭田事頗相類



雷神四

萬歷年間西洞庭翠峯寺比丘維心初構精廬三楹窮極華美四壁新塗白堊方念得畫師好手繪之中夜霹靂一聲雷神下來爲寫山川樹木人物屋宇無不具備明晨起視燦然光明宛是四幅梅道人水墨圖神已不見矣雲氣滿簾空翠如掃旬日之間士女駭觀皆言所畫之神吳下名流嘖嘖歎羨莫能繼色

雷神五

廣東人家風雨晦冥之中一雷神落地不得去赤髮猙獰狀如獸頭似獼猴角肉翅青手執綠玉斧語其家亟延正一道士來誦清淨經出我須臾誦畢騰空而去或云此上帝之使名雷鬼也按李肇國史補云雷州有雷神至秋伏蟄其形似人掘取可食非卽其物也卽攷之唐時晉陽江南宣州潤州皆有雷神墮地蓋不獨嶺南雷電之鄉而已我太祖嘗作默坐適前殿雷擊恍惚見殿角有人長三尺青膚而翅狀肖猴兩目睽睽有光向帝稽首騰空而去乃下詔曰五雷著迹于殿庭其減膳自省據此則唐人之說非謬



雷神六

江陰卞氏雖居村落實舊族也萬歷初年間家有丙舍三楹一日遇風雨雷電掣之而去不知所向僅存遺礎而已場中曬麥十餘石亦被捲盡門前大槐樹數章是百年物也悉摧仆于地雷神斧其枝條長短粗細悉成棍棒十枚爲束相次累于牆下雖工于析薪者莫能尙焉其家繇此漸落

雷神七

虎邱周韜者賣天池茶爲人溫雅已酉年五月中遇一

敲竹卜者過其家云君六月一日慎勿出門當有大厄非禳所免志之志之周記其言是日有鄰里互訟于縣衆挈相看辭不入城午後忽遇姻家沈某攜酒棹游虎邱疆拉同登仰蘇樓三爵之後兩人倚闌眺望霹靂一聲烟火滿屋周沈並震死于地矣後沈挾甍病數日復死周便不挾其家迎神召將有判隱慝有判淫報然人知其誘少年淫于虎邱關神廟中不知其陰事也先年間楚中一僧募緣補寺積貯施金五百後忽破戒受髮還俗娶妻出營商販絕不以檀波爲念偶舟經虎邱與



周解后甚歡留連累日僧云吾有囊中裝欲收蘇州芽  
茶往京貨買如何周云茶利甚倍某當效力但今歲已  
暮非其時矣屈指來春清明節倏忽兩三月事耳僧意  
欲于買茶之外別市吳中紗羅珍玩見周誠信可託遂  
傾貲付周任其幹辦完畢約春盡北行過吳門且至暮  
發矣周遂書五百之契畀之此僧別去亡何病于途中  
不得達家以死一夕游魂叩門號哭而歸其婦大驚相  
與哀慟僧坐牀前言語如平生因出懷中契書置牀褥  
下謂婦曰吾已死矣五百金付託蘇州虎邱山前周家

汝于褥下檢契書收訖急往取之言畢忽然不見其婦  
取火揭褥果得契書閱視其中年月姓氏里籍悉有條  
貫紙墨宛然心知僧爲鬼矣明日便設祭成喪連夜買  
舟南下與其兄共行因蹤跡僧所病死處不得使馳往  
蘇州訪虎邱周家初周見契無辭問知僧已死矣歎息  
久之忽懷惡念便不肯認復聽其婦所述魂歸益以爲  
誕妄竟攘其契無還妻孥勸解薄助資斧發遣其婦大  
慟而去然則神巫之語所謂隱慝非耶彼卜者談言微  
中抑何神驗若此乎同擊死者沈某住下新橋家頗殷



富無他大惡第此人平居喜淫童女有海虞某公子風  
穢聲播外天譴似不誣矣

### 雷神八

萬歷庚寅五月余避仇江北之海陵借城外民家園林  
肄業堂後壘石爲山名藏山堂堂之西偏與書舍僅隔  
兩垣有老奴孫枝宿其中一夕雷聲駭空電光繞室簷  
宇震蕩烟氣瀰漫余大恐蒙被而臥謂奴必擊死矣明  
日起視奴故亡恙惟堂屋頂上裂穿二三尺許圓如井  
形堂壁大柱之中皆爲雷神鑿空洞然到底週遭瑩淨

類斧斤削成者而此外漆墜如故但覺氣甚腥耳奴云  
火來急不及整臥具伏地竊窺閃爍之際見有天將六  
人朱髮靛身兩目如鏡手各攬一大蟒蛇壘壘從屋頂  
井中次第騰空而上驗之果有蜿蜒之跡焉堂前植西  
府海棠一株大可蔭三四席地春月開時游人如蟻州  
境之內誇爲名花此樹又與堂西偏隔一垣矣被雷神  
斧其下枝插東頭藥欄中餘無所損竟不測何意也

### 雷神九

萬歷近年間雷擊蘇城大僚家舉子旗竿自頂劈下直



貫至底若鋸開之者其家後亦無他

雷神十

萬歷二十年前有西昌輕薄少年兩人挾二吳姬泛舟  
越來溪上避暑追涼酒既酣諧謔媒狎靡所不至忽聞  
雷聲殷殷舟師諫曰雷真有神不可出穢言以黷其聽  
兩少年且笑且詈口雷安得神乎是何足懼耶畧不介  
意笑樂如故忽霹靂一聲從水中起舟楫震搖將此二  
人并二姬髻髮各各解散相對而結窘困良久舟師代  
爲哀祈乃始釋放還復分開仍卷舟中衣帽衫襪樽罍  
器物咸入于湖了無遺者惟舟師之物不動及晚天霽  
稍稍能起相顧神如癡矣時余讀書虎邱山中客來傳  
說

雷神十一

萬歷丁酉冬余移家種花池上夜雷雲間友人宋孝廉  
懋澄宿華池館中兩人大醉至夜半袒衣而寢垂曉方  
寤左右報云五更雷震外傳擊去北寺塔頂余兩人不  
信急推窗看之童然矣相輪至重亦已無存

雷神十二



萬歷中雷擊蘇城人家堂柱斷其下半截拔去却移磚石一撞承之宛若甃成不曉所謂

雷神十三 雷神之位

萬歷辛丑九月盡時蘇城四人往虞山拂水巖進香元君返棹齊門其葑門一人見岸上有鬚鬚人招之行者固不肯留飲疆登岸其三人促席舟中飲醉霹靂一聲二人震死一人怖死復活其舟師夫婦將脫帆咸見空中有雷神赤面虬鬚朱衣皂帽左手持文簿右手操筆一棹自帆檣蜿蜒而下直入舟中閱中央人非是但提

秦四入卷

了  
了  
了

前後二人跪于岸側擊之雷神復騰空而去明日此兩家收其屍骸並佳元妙觀前召天將下叩云一人是宿業其前世同伴八人海洋中共劫客商五百金謀害商命此人復將七人謀害于海獨攘其金故獲斯譴一人是現報其家與大姓後門對大姓家暴殄粥飯于門外此人收拾日飼其欄中豬豬將米餒飯粒作踐狼藉為天神所窺蓄怒久矣故獲斯譴兩人脾肉間並有青紫處十數類杖痕斯雷神之所為也

雷神十四

會同第十一 雷神

三知不足齋重訂



體正 心寬 正心 寬心 正心 寬心

萬曆癸丑七月初八夜雷擊蘇城齊門內新安二店人  
死一人死于火居民見火光中有朱髮跣牙金甲神掉  
其髮于火中一人從樓窗中跳下河濱居民見火光中  
有白鬚巨目赤面金甲神自河中掉其髮起復入火肢  
體並折頭面傷腐觀者盈路莫不震驚初二店人皆少  
年喜淫移居其地開蠟燭行遠近如赴吳俗奉佛事神  
廟中齋醮恒須此燭其店臨水皆琵琶女兒船棲泊處  
也店人每召此曹入樓中晝夜荒淫無度買燭者至即  
用穢手檢與了不為異宜其震死陰誅鬼責豈虛也哉

花脚神

常熟秦應陽大河著姓希言稱為姊夫嘉靖戊午入貲  
太學攜家口赴南都已達燕子磯怪風暴興波浪山湧  
鄰舟後先淪沒秦恐怖分盡至心祈天忽穴中有神垂  
一花脚下來踏定其舟脚長可數丈如鏤雲雷之文唯  
不覩身首既得免濟徐徐而沒

場中神

嘉靖辛酉常熟秦太學應陽赴舉南都其年有浙江貢  
生湛某欲老于場屋寒栖京師秦與傾蓋交歡挈同邸



舍迨及考試之辰周旋備悉湛行裝至薄徒御惟  
奴眾以其耄獨畱守主人舍是日負壁酣眠不求飲食  
比暮二子相次而出見老奴睡方醒精神猶凝連聲歎  
息曰休矣今科郎君又無成名分矣湛怒其言不祥詎  
之老奴曰某竟日場中郎君所執之筆不嘗失管於地  
乎拾起置案上者某也何遽忘之湛大異私語於秦委  
有拾管之異因逼問所見欲驗其真先叩吾兩人號房  
安在具對某處某號歷歷不差問更何所見乎曰場中  
所見無非鬼神但至公堂元袍披髮而坐者貌類真武

明遠樓綠袍按籍而坐者貌類梓潼其下赤面大刀而  
馳馬巡行往來衝突者貌類關侯如此尚多不全記也  
又說日西鼓動忽內院傳呼紛闐發出三色小旗插于  
號房簷角絡繹如織獨黃旗一面解頭某人居其下餘  
舉子悉派紅旗其不中式者皆青旗矣驚問吾兩人房  
插何旗曰看來都是青旗下人也秦湛聞言意色甚惡  
口雖詆其荒唐咸謂可怪未幾放榜喧傳解頭姓名果  
與所說相符而二子並落羽東歸矣方知場中見者老  
奴所飛之魂也未詳內簾復何神主張之爾秦後謁選



官北京兵馬指揮莫測湛終

周孝子

常熟周孝子廟棟宇巖邃香火之盛甲于一邑廟有井居民請香水煎湯藥病者多愈凡子爲父母請者尤驗後和紫蘇莖葉同煎汲遂無虛日矣歲以九月廿一爲神上壽潔牲獻爵插花加冠陳設之儀備極華整成化元年李文安公傑計偕上春官日詣廟禱辭其夜公宿舟中夢神金幘綠袍降于庭恍若晝所見者吟一聯詩贈云至尊厭聽如箒語莫向金門弄晚風覺而異之不

曉其義明年丙戌擢進士第值放館主司命禁苑聞鶯爲題公得一東韻卽以夢中句續成判云結有神助繇是入館時憲宗登極所幸萬貴妃用事方構間桂宮幾易上意公因事納諷蓋出神所授矣後歷事三朝位至春官尚書張應遜說

白馬神官

祝繼志者山陰天樂都人儀容端潔面白皙光采可鑒登嘉靖癸丑進士自比部郎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南昌其年進萬壽表歸中途遺病歎血七日不食結跏而



坐忽起謂夫人曰病不可為矣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地耳夫人驚問其故俛首不荅固請之應曰非久當自知也時行李已憩于館驛某所一日家中老奴某者聞天樂隱隱自西南來聲響漸近恍惚之際見一白馬神官自空中下突入其堂馬高于窗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端坐呼奴令跪謂曰南昌缺城隍上帝召爾主往補爾急勸之西行奴如教入告繼志便取冠帶公服與繼志著舉家震駭訝奴為狂繼志不著冠帶公服却令夫人具朝衣冠服之又命傾牀頭新醪三

爵設香案以迎神官夫人不許神官大怒便喚奴出執手力縛之于庭賜二十杖鎖滅甚酷楚不可忍號呼突入臥內夫人疆與繼志絰束出于堂上與神官酬酢賓主之禮一如人間少頃則羣僚與騎從畢集庭下矣觀者可數百人填咽馳道上奴乃操弓發矢向外射者三衆稍稍引避繼志與神官共酒畢執笏而立忽天漲黑暴雨如注震雷驚電撼蕩簷宇繼志已坐而逝矣旅櫬停泊其地凡浹旬日見櫬中時出香烟如縷俄而貴香滿室齒憑几席皆生氣氤及輓入舟中又十餘日乃歇



奴被杖者昏臥經旬精神猶凝視其臂與兩手並有青黑處身上縛痕尚存天池山人徐渭親見其西賓諸君史秀才傳說甚悉記其事焉

洞庭君

萬歷丙申常熟縣東鄉徐政肅因隨父官湖廣湘陰縣武障司巡檢舟停瓜步有漁人網一金色鯉魚可長三尺鱗甲煥然鬚鬣撥刺數以目聽人語言政肅異而買之篋中藏有小銀牌一枚戲取以自題姓名貫于魚項放之揚子江流經數日行李出小池口其父夢有黃袍

神自說是清源趙真君謂政肅曰卿有放龍子之事陰功昭著洞庭君爲請于上帝異日當爲湖中水神矣政肅驚寤汗洽心色俱壞密不以告人遂奉其父之官湘陰歲餘其父以公事入武昌城政肅相從而行旅宿鸚鵡洲邊一夕又夢有緋衣神自說是洞庭君授與硃紅漆杖一根政肅再拜受之神遂去警若風雨復驚寤如初乃具白二夢于其父回帆直濟洞庭踪跡洞庭君廟既至則唐人柳毅秀才也資酒脯紙馬獻于廟陳請情事言辭哀苦望見神像威儀甚嚴悅與後夢相符不覺



煥然如有所覩及出廟門十餘步夾道多垂楊掩映徘徊之際委有硃紅漆杖一根遺棄草間歎曰神所貺也致不敬承使命在右杓杖登舟心謂可怪莫測何等惟將此杖供于官舍且夕焚香祭禮而已自爾政肅以幽憂感美積漸沈綿至戊戌秋九月十五日據牀而坐陡覺精神恍惚狂惑失度謂其家人曰洞庭君來迎我矣君言適有海運之事曹務繁冗須我佐理王清宮詔救已下不可復反如何如何已又曰門外緹騎可有百餘旌旗隊仗羅列于庭而赤鬚小吏甚多家人驚起咸無

見者已又曰楊四將軍與焦公晏公撥金甲乘白馬來也便呼更衣命取其杖題三十二字于上辭如古語茲不曲載自爾遂不復言至二十日黃昏奄然而逝家人悉聞騎從之聲望空漸滅相傳云近年有鄉人過洞庭往往遇之其兄政芳親敘斯異希言嘗聞魚服之龍能銜明珠以報人恩寃哉徐君獨罹天酷斯又何理乎

### 三王太尉

長洲縣荻廬王氏故宋朝王太尉子孫其先多爲神別開一港賜名神渾然爲神者多不壽厥後相與壅塞此



患未痊

港靈聖都絕而族無夭折之患矣至今村落皆立王太尉廟又傳有萬六太尉百十五太尉並是扈從思陵南渡而徙家于斯者聞孫中有癸卯舉人王騰程嘗為希言說之云先世宅舍在荻區者製極宏敞高麗甲于吳下層廊曲榭連亘相通其旁山疇阡陌亦至廣宗族盡比素封後以歲涉積逋子孫家漸旁落謀盡斥其堂皇未舍以輸官逋正德中婁江有某侍御者持數百金至賤售之凡宅所有悉入于券立命工數百人登東西廡撤其瓦木料理次忽見二丈夫身甚長一雲冠羽衣一

患

潰散

絳袍金幘容貌魁岸目光射人自堂之前軒而降厲聲謂侍御曰吾子孫雖貧產業不可疆而取也言絕便出門去家人咸見此二丈夫冉冉從野田中行與烟霧俱滅行行了無所怪既卸屋裝入鉅舟明日路出陽城湖正當秋霖遠巡晦暝疾風暴雨吹砂揚塵所裝數十艘一一潰散木石磚瓦漂蕩無存咸知是三太尉神靈所為侍御狼狽殊常望空拜謝少頃風濤頓息所失不計其數矣



